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哀辭

陳仲晉哀辭

仲晉陳氏諱潛仲晉其字也其先趙州普寧人五世祖忠私謚茂行先生四世祖安贈資德大夫在金皆不仕入國朝至忠定公天祐文忠公天祥兄弟而仕乃顯忠定仲晉曾大父也大父夔芍陂屯田萬戶父思讓晦德不耀而從父思謙今爲淮西肅政廉訪使

自屯田官于衢因畱居焉故仲晉今家衢之龍游仲
晉少英俊讀書善記誦年十九用例入國子學爲弟
子貢旣滿年積分入優等當釋褐授官會丞相廣平
王開監修國史府仲晉見推擇爲掾史及王罷相遷
掾史宣政院止何宰相聞其才擢中書省掾史著令
以布衣爲一品府掾者悉歷九十月得七品官或轉
而掾中書出身即得官六品於是仲晉歷月已通及
八十不幸遽得疾死其死以至正十年某月日得年
三十有七先是仲晉在宣政從帝師至五臺山風土
不宜因感羸疾明年入京師扈駕上京往來勞勩感

疾益深旣還京師疾少間宰臣起起治事而仲晉所
掌有重獄獄成抱具獄稟堂上自朝及夕力不能堪
歸就寓舍疾增劇遂以不起仲晉操廉介家素貧久
久病旣死囊無畱貲中書援故事給錢爲贖同舍生
又相與合錢始克買棺以斂而返柩南方嗚呼是可
哀也已始予識仲晉錢唐一見如平生驩厥後同客
京師情好尤篤每相見輒竟日談論傾盡底裏誼若
骨肉然仲晉爲人個儻不立畦畝其與人交皆然
非於予獨然也今年春予將南還往別仲晉怪其形
神消耗已甚爲之怵然心固憂其必死南還未幾則

聞仲晉果死矣夫以仲晉之才之美使有所就以行其志固亦何媿而天者使之止於若此嗚呼是誠可哀也已仲晉無丈夫子有弟濬仲深亦與予善因爲哀辭以寄予哀以慰仲晉且遺仲深云詞曰

噫嗟仲晉歸來兮衢之上水清土且溫子家三世居此兮有屋并有墳有親在堂望子顯榮兮及其身子今死矣孰繼爾後奉二親人孰不有死兮哀子之死良可嘆爾居甚良兮九軌之涂摧爾轅爾壁有藉兮楊襲旣備乃棄指方宅而享遽闕以折兮彼天胡不仁匪天不仁兮窮達壽夭繫于命宰臣卹爾友朋念

爾贈金孔多兮返子之柩衢之濱子宜有知兮順爾之命心無冤噫嗟仲晉歸來兮爾家有屋有墳安爾神

王處士哀辭

遂昌有隱君子曰樂天處士王君鑑翁字子明性資粹夷風裁雋茂外冲遜而無繫內淵廓而有容秉操尚乎剛貞殖學務於敦實蓄志蘊業弗徇於功名閔蹟銷聲甘老於丘壑終始一節蔚乎可觀初君之大父嘗創義塾淑其里閭仁厚之澤流行無斁及君益繼先志務推惠利以及一鄉凡鄉之人服其言行事

有不斷必求直于君得其片言無不愧悔母氏遘疾藥弗能效君露禱北辰剖股和糜而進之疾以遂瘳幼失所怙季兄教育之甚至君事之猶事父也其孝友著于家庭信義化于鄉里大抵此類夷考其行可謂有德之君子已君之卒也二子滋浚能以禮塋太史宋濂氏實為之銘而浚復徵言於禕惟昔眉山蘇明允卒其子軾轍既請銘於歐陽公文屬其友曾公鞏為之詞曰銘以納之壙中詞以表之墓上也禕於浚為友誼弗敢讓乃為詞以哀之其世系行業之詳已具於銘者弗復道也詞曰

括蒼之山背嶂復嶺摩蒼穹蜿蜒磅礴孕靈蓄和粹以融抽英拔精良金勁鐵礦在鎔少微垂象晶采霍翕上下通光氣膠葛厥生偉人居其中猗處士君產才甚敏器甚豐神完志暢維內剛直外謙冲抑遏不振匪世不用時不逢閔全葆真以樂其天樂其窮既孝以友既信以義達家邦是亦為政豈必智名并勇功繫古之人大丘少室將無同軌世範俗庶幾永遠承休風期願未迄胡為一疾遽長終嗟鄉之人懷仁戀德誰適從白雲寥々青山寂々儀刑空嗚呼悲乎詞不多薦哀悃

汪元明哀辭

嗚呼元明禕祀汪姓世居金華子友也年四十有八不幸以至正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得疾死元明長子十七年子年十九時識元明一見即定爲忘年交時予方銳於爲文元明輒語之曰以子之才當有所就然涵養之功未至文不可以徒爲子竊心服其言而不能從也自後予出走四方不及與元明常相會即會則必彼此以文字絮長較短各盡言乃已於是予將藉元明爲益友以底于成而孰謂其遽止於斯也嗚呼予觀士之窮無如元明矣元明幼孤貧無以自

存異流賤技業之以爲食旣乃重自激厲刻苦問學業成遂開門授徒用其束修之入爲歲計而其弟貧尤甚元明有所入必分給之且身爲刑氏贅壻刑氏之老皆仰之食平居餐粥或不繼而元明處之常晏然旣死家無一錢凡棺與葬事皆朋友事之有男生始再期朋友又爲賣其所有山得錢買田五畷畀其妻以爲贍嗚呼士之窮無有如吾元明者矣始元明受經於文懿許先生人固已知元明其後復奉書贄今侍講黃公故修撰張公而游其門及待制余公持憲節浙東見元明所爲文尤加獎譽由是元明名聞

王忠文公集卷之三
五十一
薦紳間求文者多之元明而元明亦喜於自見因以
發其所蘊蓄然亦頗用是自負與人辨論必如其說
乃已稍不合則形諸色辭而其所以自負者人或莫
能知也蓋維其修之勤故其文有以著於人見之確
故其說無以詘於人人之知元明者望之甚重而孰
謂其遽止於斯也嗚呼士之窮無如元明而能卓然
自立以表見於世亦無如元明矣子旣傷元明之窮
於前又懼其泯沒於後也作辭以哀之辭曰
維窮則亨兮天理之常何君之生兮乃卒於窮伊世
之人兮莫不有逢官爵榮顯兮寶物又豐車馬衆多

兮食有牛羊姬侍列屋兮子孫滿堂雍容歡忻兮旣
壽且康彼何人斯兮享茲福慶何君之窮兮曾不少
亨妻孥飢餓兮腹或不充志願坎壈兮終身遑遑曰
道爲華兮學以爲榮文章孔有兮又有名聲身則雖
窮兮其存者長即此較彼兮彼猶糝糠造物之施兮
孰謂不平嗚呼哀哉兮君則旣亡朋友遲君兮嗟君
不揚交游零落兮我將焉從雙溪之水兮其流湯湯
人之思君兮曷其有忘

衛處士誄詞

維至正十四年四月九日華亭衛處士諱德嘉字立

禮卒享年六十有八以卒之月二十九日葬集賢鄉
余山之原處士之卒也先一月語其二子曰死生晝
夜之道吾所素聞四月九日之夕吾其逝矣已而果
然鄉里之人無賢不肖皆爲之咨嗟流涕曰處士厚
德之君子也今亡矣乎蓋處士生于名家負其淑質
有溫恭之德有周通之才而重自葆閱不樂仕進初
左丞郝公嘗見推擇辟充從事宣慰羅公復加薦舉
署儒學官皆以養親辭不就厥後都水任公其外舅
也俾居列曹掾則曰仕而得祿以爲養也今吾親已
矣猶爲是乎於是蘊材懷德不復施用躬其文獻上

趾美於先世克其基業不墜裕於後昆善始善終隱
然爲鄉邦之望孔子所謂吉人孟子所謂善士處士
有之嗚呼如處士者其誠厚德之君子矣處士生旣
不有爵位沒苟無以振其幽爲善之徒將曷知勸是
用序述其私爲之誄焉詞曰

衛以國氏其宗蟬聯華亭之支由汴來遷始遷伊誰
自宋建炎其諱曰僑實爲王官子曰宗正繼踵高騫
躋階朝散分符外藩朝散有子是之謂謙象數之學
造于微玄際今熙朝世祿益延別駕永嘉仍有譽聞
衍休委社承乏宜賢是生處士餘慶之縣倚歟處士

毓秀名門厚質岐嶷淑資粹醇六藝之書百氏之言
咀其英華闢其根源旁搜博覽既肆以涵不託詞章
巧爲雕鐫反諸其身厥德乃完內方以正敬而能嚴
外和而周弗徇以偏無瑕之玉匪刻匪剜至和之音
不濇不泚推之于家有倫粲然孝以事親敬以奉先
辰昏温清時其旨甘歲時祭祀哀思致虔夫婦之際
閨門之間肅焉如賓執禮不愆友于二季篤其愛恩
鞠育從子教之成人益廣厥施以芘宗姻又推于鄉
惠澤維均適時遘蓄大札大侵不遺餘力以恤厄難
穆乎其義藹乎其仁仁風義聲洋洋以傳撼于鄉邦

薰襲里屢維是處士維德之純提身操行勉勉循循
不愧于天無慙于心萬室之邑同所觀瞻視如蒼龜
如邦之翰善類所依謂將百年儵其淪亡孰不痛酸
嗚呼哀哉君子之德自昔爲難而况于今俗偷益儼
夸毗成習奪利攘權不有君子孰矯而敦嗚呼處士
三代之民今則已久休微曷泯誅行謀謐古道所遵
私述梗槩我言用陳凡百同志尚鑒斯文

務光先生張君誄辭

古之君子出而用世則天下被蕪善之澤處而立言
則後世蒙嘉惠之私其操雖殊其志則一皆所以究

心而信道及物以為仁者也有若臨海務光先生張君殖學厚深秉志貞亮攬儒林之英秀奉藝圃之芳華自其壯年有意當世會詔求直言時丁多故爰采家國之利病酌古今之權宜撰為政事書將詣于朝廷獻諸君宰而事不果行志弗能究遂乃居鄉闡教開門授徒執業者皆英才講經者無虛日蓋其學術一本於伊洛而上達于洙泗純而不雜信而有徵於是推其躬行心得之緒餘託諸毫分縷折之章句所著有言志錄六藝編世運略等書凡三十八篇皆辨理精詳論事明暢鄙王通續經之僭陋揚雄守玄之

譏誠足以自成一家永垂千載者也嗚呼先生執德不回雖齟齬於當世而立言不朽實惠利於後來謂其無愧於古君子非歟維晉學士大夫之歿禮貴飭終請謚謀誅厥有彝典先生之卒學者既因其所自號稱之曰務光而誅未有辭無以較實揚徽在禮為闕是用追述而補陳之其辭曰

嗚呼先主實古君子制心維敬飭身維禮學苑揚翹儒林振鞞卓操世模貞猷俗軌志雖當世義寧苟仕鏗采弗耀韜鋒自斲鄉邦歸重君公遜熒有來學徒教被時雨業崇六藝術廣百氏爰茂道譽益隆德履

理繇意融行自躬體推其緒餘託以言語擴撫遺經
羅網軼史發摛祕要抉剔微旨著爲羣書戶列門峙
絕編雖嘆續經非擬勒成一家垂示千禩充哲是近
後聖其俟嗚呼先生厥就愈偉嗟世之人其孰無死
死有不朽立言之躋令聞長世其曷窮已嗚呼先生
今則已矣易簣全歸蓋棺正斃儀刑旋逝嘉惠猶侈
後生晚出將孰馮倚藹焉教思匪文無紀以濯其潛
以焯其煒庶無愧辭敬薦哀誄

祭文

諭龍文

東陽縣西鄙有石潭在崇山上相傳有龍居焉凡蛇
虺蠃黽蜥蜴之出其間者人皆謂爲龍也至正十三
年夏大旱縣民相與詣潭下祈焉有頃而龍見旣見
而不雨自若也烏傷王禕曰物之有知者宜莫靈於
龍龍之靈爲其能雨也龍弗能雨則失其職無取其
爲靈矣予哀斯民之無所訴而龍之失職莫之靈爲
可罪也爲文使投諸潭以喻之龍如有知其尚有激
也文曰

維民之生兮命縣于天天之生民兮食以爲先雨澤
或時兮歲乃有年年之弗登兮民食則艱今茲之旱

兮誰實使然我究厥繇兮豈龍之愆伊龍之靈兮神
變化乎玄間憑陵乎八區兮奮迅乎九淵飛廉爲御
兮挾豐隆使後先雨天下曾不崇朝兮功莫可以名
言今茲之旱兮寧爾龍之弗聞雖聞而不雨兮亦獨
何心芄芄者苗兮徧于郊原民口嗷嗷兮食之所存
枯槁就盡兮日化為塵大命近止兮哀我斯民上帝
好生兮冒下維仁至仁所被兮生意畢臻天札疾癘
兮詎輒加此下人爾龍胡爲兮視民如冤逆拒帝命
兮使壅閼而弗申以忍自持兮怠以自安赫赫上帝兮
厥鑒孔明如或知爾兮將大罰於必行天怒人怨兮叢

于爾身爾龍誠靈兮盍悔于今

祭胡侍郎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三月乙巳朔越十有五日
己未里中子王藻傳時中王禕陳友孚等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宋故兵部侍郎致仕胡公之墓曰
公當宋初顯擢科第婺有進士實公始之十握州符
六持使節選曹計省無弗踐駁晚以從官全身而退
有功有德大堯斯人歿爲明神光靈烜赫兩浙之境
廟貌相望家祝戶祠罔間遐邇矧維錢唐公昔所守
是窀是窆體魄攸歸北域歸然孰不愛護婺人拜埽

歲有彝典屬茲寒食集于墓下薄陳一奠式表慕思
惟公有靈益苾鄉梓歷年繇代來瞻來崇尚饗

祭黃侍講先生

維至正十七年歲次丁酉閏九月壬寅朔越十有七
日戊午門人金涓屠牲宋濂王禕朱濂傅藻等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元故侍講修史先生黃公之
靈嗚呼人物文章有盛有衰其所關繫意者天則使
然非人力所能爲昔在唐宋韓歐之出實當其盛時
時則劉柳蘇曾相承並起有以聳當世文治之巍巍
及其既沒文章遂卑而君子於此亦以驗其世運之

推移惟國家之興隆元氣混合三光五嶽結粹而凝
輝鍾爲人物著於文章律倡呂和規重矩疊莫盛與
之夷然當至元大德之世龐儒碩生布列於朝廷者
大抵皆前代之遺祖宗作人爲口旣久逮乎延祐設
科取士而得人之盛遂及于今茲公當其時奮乎東
南裊然舉首文名赫然而四馳歷仕外服晚乃登畿
典胄監領儒臺學者翕然而宗師當代文章之柄咸
公是屬而公亦不得以苟辭肆今皇上崇尚儒術慨
念老成有足倚毗幸公之獨在爰起公於旣老用公
於未衰掌制玉堂勸講經帷任尊而職邇將倚以爲

王猷之黼黻國論之著龜天下仰之如韓歐謂朝廷
爲有人士類爲有依公不久畱控辭而歸出處進退
卓然而無疵公今沒矣一代之人物文章於是盡矣
非天其孰使之切嘗論公學博而操則約力弘而造
則微統壹聖真融貫理奧不大聲色任斯道而委蛇
故其形於文章辭如周廷重器圭璧鼎敦分置離列
蓄光采而嚴等威又如漢廷老吏持法精謹引經傳
古以斷獄而決疑性靈以之而發舒造化以之而補
裨聖賢經傳以之而羽翼古今事理以之而綱維公
之名世者人皆知其出此抑所以致此者固夫人之
莫知嗟公已不可復作斯文之未喪者幾希昔歐陽
子之歿也臨川王公以謂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
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今公之有以不朽
誠亦無憾而吾黨小子傷悼摧痛不能已於言者又
眉山蘇公所謂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曾日月
之不居屬大葬之有期薄陳一奠維以洩哀嗚呼哀
哉尚饗

祭蔣季高文

維至正十七年歲次丁酉十月辛巳朔越七日丁丑
友生烏傷王緯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亾友季

高蔣君之靈嗚呼季高其竟死也未可以死遽尔云
亡不仁者天忍至此極初聞子死人實不信謂吾季
高無有死理今乃死矣孰不子哀嗚呼季高行粹以
夷事親從兄孝弟兼至處族交友又誠以信譬如美
玉絕無玷瑕嗚呼季高學精而敏獵史蒐經旁涉百
氏發爲文章筆力甚雄譬如神駒有逸無蹶人謂季
高必就遠大拔出峻林顯融當世至于壽考乃理之
常而其得年甫廿有九曾是一疾遂以不起嗚呼季
高當壽而夭謂天可必斯理曷究天豈不仁亦獨何
忍既降之材不降以年有年有材固罕無得較之二

者材不如年藉令有材促不得展孰與有年以享貴
富有年無材常情所甘材豐年嗇人用嗟怨抑人之
生稟氣於天是氣之賦厥有厚薄所稟者厚得年故
壽雖曰有壽而孰無死子之夭死由稟氣薄氣之薄
者子適稟之天亦何心獨薄於子我觀衆人碌碌庸
庸鳥獸同羣草木俱腐名與身滅無足道者雖壽而
死與無生同九若此者天實薄之其孰如子克自對
立受材之豐學行俱懿名譽昭晰沒世有聞雖則云
天其猶不死天之下子可謂已厚子達理者宜勿怨
天孰得孰失孰重孰輕造物其間豈果無意嗚呼季

高又何怨爲子雖無怨人則哀子夫人所哀况吾朋
友交誼之篤無媿金石死生契闊日遠日疎不有話
言何以慰子子善自信豈待我言子母子兄其哀尤
切匪言之復無以慰之酒肴在前我言孔多嗚呼季
高聞乎不聞尚饗

祭靈星祝文

夫田所次實維農祥百穀旣成繫神之祐爰稽彝制
式修明祀神其來格歲歲有年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高麗爲國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

所鍾故能使境土乂安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
保生民明神之功於是爲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
以承正統比者本國奉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
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
使敬將牲幣往修祀事以答神休惟神其鑒之

墓銘

元故中山府判官致

府君諱鉉翁字中實王姓處之遂昌人五世祖景夔
宋慶曆間仕知錢塘縣遷淳王宮教授自高曾至祖
采父蘭並晦德不用用府君貴贈其父忠翊校尉溫

州路同知瑞安州事母鄭氏封宜人府君器資不凡自幼負志節瑞安常奇之曰大吾門者其此乎乎既長涉獵經史通大義挺身律已必由於禮處物制事必本於忠信人亦莫不以遠大期之年弱冠至京師受知於司徒陳公會福院立爲其院宣使出將使指遠而吐蕃雲南靡所不屆備殫其勞考滿授進義校尉平江路吳縣主簿郡守杜公名卿也素知其材大小政務悉以諉之豪民顧鍾未郭四大家怙勢爲不法則發其罪惡咸寘于理政聲卓然居歲餘以憂去官調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東臺場鹽司丞國課所資

淮鹽居廣催督趨辦如期而集見稱廉能除忠翊校尉台州路黃岩州判官所掌捕盜司猾吏兇胥結黨肆惡又爲民害至則以法痛治之亭戶洪甲恃不統於有司恣爲暴橫以私忿殺平民吏白不宜問府君曰殺人之入乃可置不問耶逮捕繫獄坐罪不少貸奸民有挾僞鈔板詣官自首者覲事發因得誣連富人肆其詐察其情詰之果自服立命焚其板不爲問州北有浮橋久且壞捕盜司屋亦敝甚皆撤其舊使之一新居三年政績具舉遷忠顯校尉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餘東場鹽司令於是倦於宦游不俟引年得

請納祿以昭信校尉真定路中山府判官致仕尋屬疾遂不起至正丙戌八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壬辰十二月七日葬于家北君子山之原元配鄭氏封宜人繼室潘氏張氏孫氏初府君未有子以弟鑑翁子浚爲子晚始得子曰浩用廕調衢州路龍游縣水北巡檢早卒無子浚乃以其子棟及從子機爲之後府君性英邁儀槩峻整其材敏而裕練而不矯治家內外有法居官蒞政不務爲苟同事無鉅細難易無不勇爲爲無不當者故其所至輒有聲維王氏之先奕世載德厥後宜大及府君出位雖不克稱其材

庶幾光顯矣浚來徵銘故爲銘銘曰

玉望遂昌厥稱德門承乏維材用充其宗維材之良有蘊必伸乃即官序厥聲以聞進也值回胡不大振亦旣光華昭受寵恩君子之山宅匪攸存春雨在對秋霜在原歲時來思衍爾後昆悼幽著銘爰勒貞珉

劉先生墓志銘

處有文學之君子曰劉先生演字浩卿生於大德庚子九月十日卒於至正壬辰三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四嗣子師曾以己亥十月十三日奉柩葬于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原旣乃以書抵禕曰先人所與游者衆

矣然相知之者宜莫子若葬必有銘茲誼爲古銘先
人者非子而誰以惟子也請昔先生之典教義烏也
禕時在諸生列託斯文雅故非一日重以師曾有請
銘安敢辭劉氏世爲處之麗水人祖桂父澤皆不仕
先生生有美質於書無不讀自少攻爲文章有聲籍
甚上饒鄭君原善其學長於經而明於性理天曆間
以名進士爲處州錄事先生因從受業焉磨礮浸灌
所資日深其於經書春秋尤精著其大義輯爲成書
一時學者皆誦習之其爲說務以發前儒所未及非
特利後生小子場屋之業而已其他所爲文皆從容

順適不戾於集獲講辨論議咸足以達其意要其旨
無不本於理者至於詩歌則森容大篇如奔濤怒颿
勢不可遏鏗鏘短句如鳴金戛玉粹然成音流麗而
平實自成一家言嗚呼先生之所自致若此可謂文
學之君子非歟先生姿貌豐整儀度溫藉性倜儻且
和易樂周人之急與人交無間親疏又益相好四方
士大夫至是邦無不欵門者先生與之游或談經術
或論政理或以詩章相倡和莫不厭其情乃去餘膏
腴馥露被於人爲多至正初起爲義烏儒學教諭又
爲教諭龍泉後署明善書院山長未及上而遂卒蓋

先生之志甚遠其材甚闊惜乎不克顯融不及展其材之蘊而推其志之所欲爲故其卒也無不爲之嗟悼嗚呼柳豈知先生之自致於不朽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娶同郡葉氏有婦道前十一年卒至是合葬焉子男三人長則師曾次師夏皆能世其家業者也次師雍蚤夭孫男一人煜女二人銘曰
嗚呼先生邦之良也學韞于躬氣又昌也振華舒耀爲文章也儒林文苑肆翱翔也雖過厥施所存者長也亦旣全歸茲其藏也後千百年勿壞傷也

故薛君墓銘

維薛氏遠有系序其先望於河東而盛於永嘉宋紹聖中有諱堯章者來守處因留居處之松陽子孫遂爲其縣人堯章生虞佐虞佐生景夔廸功郎景夔生士榮宣義郎士榮生南通春秋學爲某軍節度掌書記南生殊行沿江制置司幹辦官殊行生三子君其長也君諱必慶字天福資性純篤自幼沉粹不允言不妄發動必由於禮旣長益力學不務華靡事自聖人之經下逮諸史百氏之說靡不涉獵而通其義然雅不喜事章句常曰讀書將以求聖賢之道達則推之見諸用處則蘊之有諸已文章殆餘事也平居接

物遇事悉本於誠慤耻趨媚權貴與人交煦煦有恩
意聞人有善稱道之不置不啻若已出已有善未嘗
以自矜也以故賢士大夫皆樂從之游相與徜徉泉
石間世故邈不以經意時年方富盛退然如老成人
微聲休聞播揚于時辟聘繁至而高蹈之志益堅因
自號曰雅山處士云初幹辦君之配張氏無子而宋
氏實生君葉氏生必茂必振君事異母如其母撫二
弟如同母弟祖母徐氏高年多病曲意養之得其懽
心其孝友甚著君雖韜晦不自見而不以獨善其身
爲已足每思推以及物人蒙其惠利甚多而不幸年

不及艾以卒故其卒也聞者莫不嗟悼之君生於宋
開禧己未十一月日卒於元元貞丙申六月日得年
三十有八先娶項氏再娶劉氏子男一人溶劉出也
孫男二人益莊曾孫男五人圭堅增墳坤君卒後十
六年至大辛亥八月日溶始奉柩葬于縣北城後之
原葬且五十年益乃奉鄱陽丞李貫道所爲狀來乞
銘惟昔眉山蘇公軾嘗以大父之銘屬諸其友南豐
曾公鞏其言曰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
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
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嗚呼行高而不爲世用者

獨蘇氏歟益方以文學名將無媿蘇氏之有孫而所以發明之者禕非其人也然益與禕辱爲友銘其敢以卒辭銘曰

薛家松陽由溫來遷世業載績弗蕃而綿六葉建君益祗厥紹德于躬不詘不矯不震以耀銷聲闕輝委祉于後孫曾是貽彬孫曾旣茂以碩維善有徵視此貞刻

劉母徐夫人墓碣銘

鄱陽劉君爆告于金華王禕曰以吾子之厚於我也竊願有請焉昔我先君子隱居以求其志允可以登

善扶誼者無弗爲也用是見稱一鄉之善士祗所以警戒而相成者實吾先夫人內助是賴初我外家徐氏宋建炎間有來守鄱陽者因家焉三世爲外大父瑞用中漕司試爲昌江書院主學兩娶皆黎氏先夫人諱妙靜生六歲而失所恃天性慧敏外大父鍾愛之教以列女傳等書靡不通曉淑聞用彰先君諱壽字竹友有學有文始娶王氏而卒繼乃請婚徐氏外大父以我劉氏詩禮鉅族而先君又賢也以先夫人歸焉旣來歸建事我先大父備盡婦道先君好施予族屬里黨之困匱者必振給之而又賓客款門無虛

日先夫人佐之理粟帛具酒食內外設施舉中其度未嘗有德色處妯娌必以禮御臧獲必以慈貞譽懿聲藹如也不幸先君子蚤捐館先夫人於是歎持家政益斬然有條延聘名師以教諸子皆使有成立晚歲究心內典然猶躬織紉不廢且復以教其子者教其孫益年六十而遂卒其卒當至正丁亥五月某日先期以語其子乃衣冠端坐而逝子四人祭爆光炯伯季皆卒獨爆在焉女三人壻曰陳善陳備章潮孫四人冲翼亦已卒次曰翬圭嗚呼此吾先夫人世出行實然也痛矣吾邦頃歲荐罹兵革以故先夫人之

義猶權厝乃今得卜始事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匱葬于某鄉某山之原葬必有銘故用爲子請幸無以讓爲禱爲之言曰嗚呼人子之所謂孝者以能揚名而顯其親也君今以文學名卓卓自表見是可謂能孝矣而曷以銘爲雖然夫人事夫則能成其志教子則能成其才德之所致者厚矣是固不宜無述也庸次第君言爲序如右而系之以銘銘曰夫也善士子則名人曷其致之化由閨門貴業元吉

德爲碑著茲石章以永於闡

謝節婦墓表

節婦謝氏諱徽金華人也謝氏儒家有女不肖與允
子樛所宜歸得同邑吳履字德基以爲婦節婦性剛
而實柔異乎者不妄嫉笑動儉以治家而事舅姑奉
賓祭舉無違禮履爲儒學官宦游於外其得無後顧
之憂者節婦內助之功居多履已亥大軍下建德勢
且棄節婦隨其夫曰亂將及矣盡爲走避計先事弗
圖後悔何追察其夫意猶懼不決則意曰盡不歸我
毋寧殺毋家有深池萬一難不測當有入水死耳蓋
不身受辱也未幾聞漢賊亂兵四出擄掠而履適他
往節婦攜男女走入金華山中途失其幼男號哭求

之弗獲而兵且至自度不可免徑至向塢岩險處以
幼女投岩下身繼斃死十月七日也死十餘日履以
物色求之得其尸叢棘中面猶如生遂附槨向嶺先
墓之次於是得年三十有九矣生男五人今存者二
曰穎稚女二人今存者一曰媛適張惠旣葬履屬其
友王偉爲之銘王偉曰嗚呼頃歲以來天下大亂彝
倫之數甚矣自學士大夫猶不敢望其盡節而况於
女婦乎當是時謝氏乃能秉節以死賢於人遠矣銘
其邑有媿辭銘曰

人孰不有死死其難乎烈烈節婦處死爲安平豈躬

之弗恤將歸全乎貞名懿標圭璧其完乎倫紀用以
立不永傳乎勒銘昭之盍茲鑒觀乎

錢夫人羅氏墓銘

夫人諱靖羅氏池州青陽人也羅故青陽大家居九
華山西之宏谿父某母程氏皆鍾愛夫人擇所宜歸
年二十以歸于同邑錢氏爲處士諱龍祥之配錢氏
在其邑尤稱望族夫人相其夫承祭祀禮賓客植門
戶卹閭黨備盡婦道逮事舅姑以孝聞不幸處士君
早即世夫人乃專秉家政能使此貲產益豐而家日愈
盛然性慈愛好施予恒語諸子曰家幸充裕苟美財

餘粟不推以及人其若造物何凡宗族姻戚與鄉之
人匱乏不給或貧無以自存者有來告必量輕重振
貸之雖振之厚無吝意雖貸之數未嘗有德色又常
戒諸子以謂人之為人在乎親師取友相觀而善及
有成耳以故賢大夫士踵其門必命諸子曲盡禮意
而從之游蓋自處士君歿夫人娶居者餘二十年貞
聲徽譽藹焉著聞鄉邦之間莫不稱錢氏有賢母也
夫人生於至元辛卯十月日卒於至正丁酉九月日
享年六十有七卜以歲乙巳某月日改塋于貴池太
平鄉錢仲山之原男四人濟澤清濬女一人適羅執

中孫男五人女六人初夫人篤於教子濟從學禮部尚書宣城汪公遂以文學稱而清允精於藝術且儻尚義遭時多故率民旅以衛鄉并用功累遷武畧將軍淮西道宣慰使司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方嚮用於時於是濟澤皆已卒清既畢襄事而紼纒之碑無文以刻及使來請銘銘曰

婦主內事無非無儀其以善稱乃變之宜猗嗟夫人相夫以隨中遭家難秉節弗渝益豐其畜益厚其施教誨厥子式克嗣之有婉淑德揭貞揚徽維是壺範女婦攸師錢冲之一原氣深襄夷玄堂旣固尚安于茲

故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肖翁字傅朋姓王氏世爲婺之金華人宋太師左丞相魯國文定公諱淮之玄孫中大夫太府卿贈少師東陽郡開國公諱棟之曾孫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計度副使金華縣開國男諱似之孫朝奉郎將作監主簿諱琦之子也公自幼即知問學旣長才業兼茂爲宗鄙所欽仰又其姿表明秀風猷醞藉雖運去物改之餘望而知其爲相門子弟矣起家衢婺二郡儒學錄大德中陞婺郡儒學正考滿當得教授一郡而國制教授必年艾以上始得爲之公

名上天官未四十也是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與公生同歲亦以儒學正考滿同在選中而年皆不及格有司以常制持之廷臣言虞集雍忠肅公孫王肖翁魯文定公孫皆前代名宰相家子且學藝不羣不得拘於常制於是虞公得教授京畿而公爲靜江教授南方歆暑多瘴公到官居止何即移病而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教授南康會白鹿洞書院山長缺郡守請公攝山長事書院久廢公爲復興之新其屋宇廣其田租而來學者滋衆士譽翕然至治初辟江西行中書省掾史贛人有因贛田虛增糧額

萬餘石而生變者事數年不決公以謂民變雖靖而糧之虛額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選者以千數先是持選衡者皆顧憚不敢理日致壅滯公閱選簿爲之銓注數日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惟其言是用休聞以彰恭定四年積年勞除將仕郎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知事海道歲漕東南百萬之粟供億京師以事興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帥主僚吏率以選居公居幕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訖辦僉以爲能仍紀至元二年轉從仕郎嘉興錄事適歲侵部使者檄公行視田公爲具實以聞得免荒租數萬石它州郡有姦利事

部使者悉以諉公決公決之無或不當者惠利及人甚衆政績益著未幾屬疾請致其事遂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巳也享年六十有五以五十二年壬寅葬于金華縣婺女鄉施家塘之原公娶后氏子男六人萱某官藻杭州路海寧州判官蘭鎮江路錄事判官荃葵葑高節書院山長女三人適劉文同申蔓吳某孫男十人女八人公天性孝友事親無違禮養寡姊弱甥無失所者教諸子必由於禮法家庭之內肅然有儀所得祿秩多以周親黨振貧之內顧不足不以爲累高懷雅興一

寓於詩而尤善筆札論者謂其酷似吳傅朋短章醉墨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久居相位是時南北講解中外無事一用柔道佐時絀尚利喜功之說以休養其民人以故南渡以還論相業者咸稱王氏魯公之從子是爲文憲公實學於何文定公基以傳考亭朱子之道而敷文又受業於文憲以及橋堂劉先生炎雙峰饒先生魯其學皆本於朱子於是言道統者復推王氏爲濂洛之適傳矣維公之生憑藉世德相業之隆道統之重萃于一門者累世承傳逮于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惜乎不大顯融不足以究

其志之所就然論天道者謂王氏宜有後而公侯之
子孫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尚有徵焉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所生世家名閥是生峻英婺衣冠家
孰盛王氏相業道統聯徽襲軌奕業載德委祉于公
公繼承之文憲在躬際今昭代仍有祿仕明世其家
克濟厥美君子之澤維衍益延盍觀水木期有本原
斲石刻辭爰誌陵谷尚其嗣人是侶是續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